



世界是一汪波澜不惊的幽黑海面，闪着星星点点的微光。



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末日

诸神的黄昏

RAGNARÖK

【英】A.S.拜雅特（A.S.Byatt）著
姚小茵译



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末日

诸神的黄昏

RAGNARÖK

【英】A.S.拜雅特 (A.S.Byatt) 著
姚小菡译

RAGNAROK by A.S.Byatt
Copyright © A.S.Byatt 2011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2)第0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神的黄昏/(英)拜雅特(Byatt,A.S.)著;姚小菡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2.5
ISBN 978-7-229-05013-9

I.①诸… II.①拜…②姚…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5782号

诸神的黄昏

Zhushen de Huanghun

[英] A.S.拜雅特 著

姚小菡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统筹:陈建军


策划编辑:张慧哲

责任编辑:王春霞

责任印制:杨宁

营销编辑:魏依云 王新

装帧设计:尚世视觉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4.875 字数:94千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我的母亲

K. M. 德雷伯尔

我从她手中拿到《仙宫和诸神》这本书

关于书中人物的姓名

小说中的故事汲取了冰岛语、日耳曼语等不同语种中各个版本的传说，每个传说里的人物姓名都不尽相同。举例来说，伊敦娜（Iduna）和伊敦（Idun）指的都是青春女神。同样，巨蟒耶梦加得（J. rmungandr或J. rmungander）的拼写方式也不一而足。我很乐于使用这些不同的拼写，而不愿刻意追求形式上的统一，人们交口相传，对神话的认知也因人而异，本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版本”。

目 录

- 战争中的小不点儿 / 001
世界的终结：缘起 / 005
世界之树 / 009
海中之树 / 013
人是人的上帝 / 017
仙宫 / 029
人对人是狼 / 033
米德加德巨蟒 / 045
托尔垂钓 / 055
巴尔德 / 059
芙莉嘉 / 063
赫尔 / 077
洛基之家 / 083
时光里的小不点儿 / 093
诸神的黄昏 / 097
和平年代的小不点儿 / 109

附录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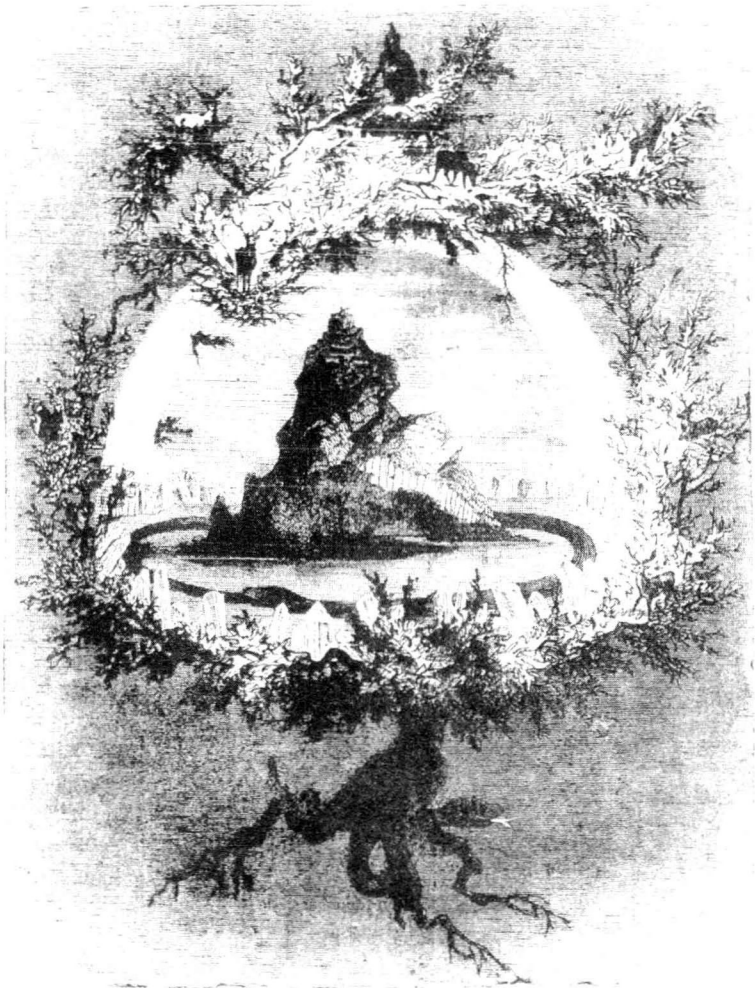
战争中的小不点儿

那场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这个小不点儿才三岁，她模糊记得母亲常常讲起的战前时光，蜂蜜奶油，鸡蛋满仓。她是个骨瘦如柴的病小孩，像只蝾螈，头发却美得像阳光下的几缕轻烟。长辈们常嘱她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因为那边“在打仗”。生活笼罩在战争里头。可话说回来，若不是这场战争让人们离开烟囱林立，空气中满是硫黄味儿的钢城，来到这敌方轰炸机也兴味索然的乡间小镇，这孩子或许还长不到今天，命运就是这般矛盾弄人。她到底平平安安在这英国乡间的尘世乐园里长大了。五岁起她每天走上两英里去学校，草地上报春花，金凤花，雏菊，野豌豆在疯长，两旁篱笆上从开遍花儿到结满浆果，黑刺李，山楂，犬玫瑰，还有株古怪的白蜡树和它乌黑的枝芽，她母亲看到时总说“黑得像三月头上的白蜡树芽”。母亲的命运也和她一般起伏，因为战时一切从权，破了旧规矩，她一个已婚妇人才能如愿去教那些聪明的男孩子。小不点儿念书很早，教书时的母亲来得



更真实，更和气。父亲远在天边，人们说他在野外，在战场，在非洲，在希腊，在罗马，总之，在书里才有的世界里。她记得父亲，一头金红色的头发，清澈的蓝眼睛，像位天神。

小不点儿似是而非地知道，大人们眼下生活在恐惧里，恐惧这场一天天迫近的毁灭。他们所熟知的那个世界正在眼前终结。英国的乡村世界还没有像别处一样消亡，既没有被侵占，也没有被敌人碾成泥浆，但即使无人说起，恐惧仍无声蔓延。她心里知道父亲已一去不返，尽管每年年末，全家都要啜一口苹果酒，祝佑他平安归来。小不点儿的心底觉察到她尚不明白的绝望。



世界之树

世界的终结：缘起

小不点儿很少去想自己从哪儿来——至少现在看上去是这样。相比之下她更关心那个古老的命题：万物为何从无到有？她贪婪地吞读下各种故事，在白纸上记下一行行重重的笔记，将故事的主角分为山岳树木、星星、月亮和太阳、龙、小矮人还有森林，林间有狼、狐狸，以及无边的黑暗。穿越田野的时候她会给自己讲故事，讲那些荒原的骑士，深不见底的池塘，好心的生灵，还有邪恶的女巫。

年纪稍长，她偶然间翻阅到一本《仙宫和诸神》，那是本结实的厚书，绿色封面上绘着个迷人的英武身影，是奥丁在天空夜游。他骑在马背上，穿越锯齿般的闪电，撕破乌云密布的天空，下边一个阴暗的洞穴口上，一个小矮人正戴着帽子窥伺，神情惊恐。书里满是精致的神秘钢印插画，绘着野狼、洪水、幽灵，还有漂荡的妇人。这其实是本专业书，母亲曾经用它来打古冰岛语和古挪威语考试的小抄。不过书是德语的，改编自一位W. 威格



纳博士的作品。小不点儿就这样一味沉溺于阅读。读到卷首关于“充满隐秘和神奇的古老日耳曼世界”的归来时，她被这个民族深深迷惑了。她梦见自己的床下也有这些日耳曼人，他们把她的父母扔进森林深处爬满绿苔的陷阱，现在正一下一下锯断她的床脚，想要抓住她，毁掉她。这些古老的日耳曼人究竟是谁，是谁曾经和天上的神灵作对，现在又在和夜空中的死神交战？

书里说这些是北欧人民的故事，北欧——挪威、丹麦、冰岛。在英国小不点儿就是个北方人，她的家族来自那片被海盗侵占过的土地。所以这些是她的故事。这本书让她心潮澎湃。

她总在深夜间读书，用床单下藏起的手电筒，要么就把书远远举起，借着楼梯间透过门缝的微弱光亮。她读了又读的另一本书是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¹。她透彻骨髓地感受到了陷入灰心沼的主人公承受的重担。跟随他的路途，她穿越了荒野和死荫谷，遇到绝望和恶魔亚玻伦。班扬的故事寓意明了，《仙宫和诸神》却不是这样。后者讲述的是个神话，记载着世界的缘起，充满了魔幻和强大的生灵，而后又归于终结。真正的终结。大终结。

其中一张插图上画着巨人山上的岩石。河流蜿蜒流过裂缝，上方的巨岩高耸入云，仿佛长着骇人的脑袋，树桩也仿佛长出手

1 英国文学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寓言故事，在西方国家通常被看做仅次于圣经的基督教重要经典。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约翰·班扬因不信奉国教，被关押在狱十二年之久。《天路历程》是他狱中心血凝成的杰作，讲述了一个坚韧的基督徒为寻求永生而踏上荆棘遍布的漫漫长旅的故事。

臂，周遭没有活气的柱体层层迫近。灰色的林尖覆盖着一片山坡，左近海滨上的人群在仰望，他们像蚂蚁般渺小，小到几乎看不到。戴着云朵般面纱的幽灵漂浮在小不点儿和这些景象之间。她读到：

像所有神话一样，关于巨人和飞龙的传奇是慢慢发展而来的。起初人们看待自然万物和这些奇怪的生灵一般无二，后来岩石和峡谷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人们就觉得他们也有灵性，有他们自己的巨人王国。

这幅画给了小不点儿强烈而神秘的快乐。她知道，却无法说出那些精描细绘的奇形怪状的岩石给了她多少满足。正如艺术家希望的那样，读者的眼睛给了作品生命，让它活了起来，一回又一回，从不重样。小不点儿留意到，她每天走过的草地上，那一片灌木或一根树桩远远望过去像一条蹲伏在那里咆哮的恶犬，而拖下来的树枝则像条蛇，闪着森亮的眼睛，忽隐忽现地吐着分叉的信子。

因为这样去看，才有了诸神和巨人。

这些巨石让她想拿起笔来。

它们令世界充满了惊人的能量。

空袭演练时，从防毒面具里望过去，她还是能看见它们未成形的脸孔，凝视着她。



每个星期三，小学生们要去本地的教堂上圣经选读课。牧师很和善，阳光从一扇彩色玻璃窗透进来，照上他的额头。

这里教授的都是关于耶稣的绘画和颂歌，温和而谦恭。有一个场景说耶稣在一片空地前布道，集会的是一群专注的可爱动物，兔子，小鹿，松鼠，还有只喜鹊。这些动物比那位神圣的大人物令人更觉真实。小不点儿试图回应一下这幅图景，可是没能如愿。

孩子们学着祈祷。小不点儿觉得自己说出的句子陷入一片仿佛棉纱和羊绒织成的虚空云朵，直觉般感到一丝邪恶。

在孩童中间，她算得上逻辑分明。她不明白大家所祈祷的这样一位仁慈和蔼慷慨的大神，为什么会为了惩罚罪孽而淹没整片大地，为什么会让他唯一的圣子代替众人接受那样让人嫌恶的死亡。这牺牲好像也并未带来什么好处。战争。也许永远都有战争。敌人也许是不可饶恕的坏人，也许只不过是上帝受伤的子民。

小不点儿想到，这些故事——不管是棉纱羊绒一样温和谦恭的，还是野蛮献祭般心满意足的——都不过是人们编造出来的，和巨人山上那些所谓有生命的巨石一样。哪一种都不是她想要写的，哪一种也填不满她的想象。这些故事只会让她麻木。她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一定很罪恶，她就像《天路历程》里的“无知”，注定跌倒在天堂大门前的深坑里。她试图觉得罪恶。

但她的思绪径自飘远，飘到自由自在的地方。

世界之树

我知道有株白蜡树，
唤作世界之树
毛茸茸的树儿，
被明亮的云朵打湿

万物皆始于此树。有一个石球，诞生于虚空，球面下蕴藏着烈火。岩石被烈焰熔化，气泡从石壳缝隙间滋滋冒出。浓稠的盐水附着在滚动的石球上，黏液不断从上滑落，石球的形态逐渐发生了变化。球上的任意一点皆可为中心，这树便当然植根于中心之上。它将世界连接起来，从空中到地下，从光明到黑暗，从现实到思想。

这是株庞然大树。根须延伸到深厚的土壤下。繁密的芽尖渐次长成硕大的枝丫，肆意向天际蔓生。三条粗大的主根自地底蔓



延过草地、高山和中土之城米德加德，一直通向霜巨人的国度尤腾海姆和雾气氤氲的黑暗冥界。

它高大的躯干内包覆着密密层层年轮的，仍在向外伸延。树皮成束的导管源源不断地向树枝和树冠输送着水分。水分泽及叶片，叶子在阳光下绽开，又和光、水、空气和泥土融结成一种全新的绿色生灵，随风而动，吸吮雨露。这绿色的小东西噬光为生。入夜，当光退去的时候，世界之树就将它召回，它忽明忽暗地闪着，就像一盏昏黄的灯。

世界之树汲食他物，也为他物所汲食。它庞大的地下根系就像发达的高速路，成为无数菌类的家园。它们依附于此，天长日久逐渐长成了细胞，并孕育出生命。这些生机勃勃的小生物只是偶然间钻出地面，或是冒出树皮，长成了蘑菇和毒菌。它们猩红如血，柔韧如革，和白色的树瘤、苍白脆弱的伞菌还有层层叠叠的突起一道，交错长满树干。它们有时就结在自己的梗茎上，成了尘菌，突然间崩裂，孢子就像烟雾般散开来。它们以世界之树为食，却也给它带去养分，随着水分一起被输送到高处。

还有各种蠕虫，它们有的像手指头粗，有的又像头发丝细，平钝的鼻子拱出土层，噬咬着树根，又将排泄物供给它。各类甲虫在树皮里贪婪地啃噬着，有的亮如新铁，有的暗如朽木。啄木鸟们啄穿树皮，吃掉寄生在内的肥美蛆虫。它们在枝头穿梭来去，艳丽的羽毛闪烁林间，或红绿相间，或通体黑亮，或红白

相杂。蜘蛛们在枝叶间编织着精美的蛛网，捕食过往的臭虫、蝴蝶、飞蛾和蟋蟀。蚂蚁们或蜂拥而行，或豢养蚜虫，趾高气扬地摆动着纤细的触角。在树枝交汇的低洼处形成了池塘，苔藓迅速生长，鲜艳的树蛙在池中游动，大口吞咽下扭曲摇摆着的蠕虫，并产下细软的蛙卵。鸟儿们立在树梢欢唱，搭建起各式的巢穴——黏土做的杯形巢，毛茸茸的袋状巢，干草做的碗形巢，都隐匿在树洞里。树表千疮百孔，历尽沧桑。

传说在纵横交错的树枝间，还居住着其他物种。听说树顶经年伫立着一只神鹰，淡然歌唱着过去、当下和未来。它的名字，赫拉斯瓦尔格尔，意思是“噬尸者”。每当它扇动翅膀，就是风云大作，风暴肆虐之时。在它双眼之间还站着一只猎鹰，名叫维德佛尔尼尔。对各类食草动物而言，这宏大的枝丫实在是个天然牧场。这里居住着四头牡鹿，分别是达因、特瓦林、杜涅尔和杜拉索尔，还有一头山羊海德伦，乳房里能泌出蜂蜜酒。一条名为绝望的黑龙盘踞在树根，被一窝蜿蜒扭动的蠕虫缠绕。这黑龙日夜不停地噬咬着树根，而树在不断地自愈。有只名叫拉塔托斯克（牙钻）的黑色松鼠在那里上蹿下跳，挑拨着树顶的神鹰和地下的黑龙。

世界之树巨大无比。它支撑起了天庭和宫殿，同时也遮蔽了万物。它就是整个世界。

树根旁有口泉叫做乌尔达，它深不见底，但凡喝下这清冽的泉水，纵不能全知全能，至少也能洞察世事。诺伦命运三女神一